

千年古刹复庄严

——房山云居寺修复绿化侧记

段汝连

在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境内，闪烁着一颗璀璨的古代佛教文化明珠，这就是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的房山云居寺。五月的云居寺风景区、春意盎然，苍松翠竹与层层殿宇相映生辉，重峦叠嶂和淙淙清流天工成曲，每值游人云集，阵阵欢声笑语，给千年古寺平添了勃勃生机。谁能想到八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

不倒的山门

云居寺又名石经寺，隋大业年间，有一位很有远见的和尚法名静琬，他鉴于南北朝时发生过两次“法难”，大批纸帛经卷化为灰烬的历史教训，发愿刻石经收藏。加之云居寺周围“层峰灵迹，岩若天竺”有丰美的石材可供刻经之用，便从这里开始了巨大的刻经工程。自隋开始，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六个朝代一千余年，刻石一万四千余块，藏于石经山九个山洞和云居寺内地穴之中。

随着刻经事业的发展，云居寺经过历代修葺扩建到清初已发展成为占地百亩，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僧人 500 余众的大型寺院，刻经事业得到了历代上到帝王，王室成员、下至州县地方官吏、行会首领、民间善男信女的捐助。据史料记载：唐元和年间每年四月初八浴佛节，人们争相到云居寺进香拜佛，捐资刻经“遐迹之人如蚁术焉”出现了一人作念万人齐力的盛大场面。天有不测风云，本世纪四十年代，劫难降临，侵华日军炮火炸毁了寺院。到建国前夕，已是一片废墟，只有石刻拱形山门和一对伤残的石狮不屈地挺立在那里。又过了三十年，它仍依然屹立。传说产生了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山门不倒，寺必重修。

同心协力的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1956 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由中国佛教协会对云居寺石经进行了全面发掘、整理、拓印，历时三年。之后，中国佛协建立房山石经研究小组，相继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之研究》、《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等专著。

1961 年国务院公布云居寺石经和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在谷牧同志关怀下，修建了石经库房和陈列室，同年收回了已变为耕地的寺院遗址，修筑了围墙。1984 年 4 月陈希同市长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亲自主持现场办公会，决定修复云居寺，并成立了修复委员会，近 10 年来陈希同等市领导在云居寺开了七次修复绿化现场办公会，市、区、计划、规划、绿化、林业、园林、旅游、公路、电讯、水利、公安、文物、侨务、宗教等部门，大力支持。赵朴初代表中国佛协带头捐资 10 万元人民币，台湾佛协会会长刘士伦已年逾七旬，为云居寺募集修复资金 30 万美元，新加坡居士何蕙忠捐资 100 万元港币，美国华侨总商会会长应行久应金玉堂一家捐资 3 万美元，香港金利来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宪梓先生捐资 8 万元人民币……。几年来海内外集资 3500 余万元，用于修复、文物保护、环境改造、旅游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现在云居寺修复工程已基本成型，千年古寺又复昔日庄严。

众手描绘的画

在云居寺院内，清代嘉庆皇帝的御笔云居寺瞻礼碑上有“信马陟坡陀，回首林烟漠”诗句，可见当时云居寺周围是一派林烟如漠的美丽景象。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几经战乱茂密林木已荡然无存。

1983年7月胡耀邦同志视察云居寺时在碑前读了嘉庆写景诗以后，风趣地用手指着云居寺遗址说：“回首尽石头。”并指示要绿化要植树。首都绿化委员会、房山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云居寺风景区的绿化工作，自1982年起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组织全区、驻区中央市属单位和区属86个单位3.6万人，坚持每年到云居寺义务植树，实行责任制，保种保活，到现在已经在荒山植树1万余亩，保存活树1200万株。李锡铭、陈希同，王宪等市领导同志连续七年到云居寺参加义务植树劳动，万众一心描绘“回首林烟漠”的美好图景。

有缘的学者们

佛教理论中讲“缘份”，本世纪三十年以来就有那么几位外国的和中国的学者与云居寺结下了缘。

三十年代一个下雨的天气，日本学者冢原本善隆博士对云居寺石经进行考察。那时的云居寺还处在兴旺时期，主持热情地接待了他。回去以后这位博士写了《石经山云居寺石刻大藏经》一文，发表于日本东方大学学报云居寺专辑之中。该文称：“保存于幽燕奥地一处的石刻大藏经是超过敦煌石室遗书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原典”；1986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雷德侯博士有缘考察云居寺。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的教授考察以后说：“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很了不起，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在国内有缘的学者中首推中国佛协文物图书馆馆长黄炳章先生。现在已经七十多高龄的元老，1956年当时才30多岁，从周口店火车站步行八十余里到云居寺，住在山洞和工棚里主持云居寺石经发掘，拓印达三年之久。著有《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辽、金两代刻经概述》等专著。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梦麟，1989年积极向全国政协委员李希泌先生反映云居寺修复的重要意义和清代“龙藏”木版保护的迫切。李希泌先生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写了提案促成云居寺南路的修复，“龙藏经”版在大兴县刷印后也运到云居寺保存。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炽博士，1981年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生时从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到云居寺文管所一间小屋里写毕业论文。业余时间研究云居寺碑刻文献。隋大业年间安置于石经山雷音洞拜石下的佛舍利被他发现。次年佛舍利在广济寺供奉三天，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大师专程前去朝拜。有缘的当然还很多，象北京古建研究所所长王世仁总工、沈阳等同志一直主持云居寺修复勘测设计等工作。北京规划局工程师王东主持了云居寺修复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这些有缘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云居寺的科学价值，帮助人们认识云居寺。

赵朴初的《修复云居寺颂》诗，生动、形象地对云居寺修复绿化作了艺术括概，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结束。

锲而不舍历千年，石经宝藏冠人间。
云居昔日何巍然，护持文物集群贤。
一朝颓坏哀烽烟，空留碑碣对尘寰。
今逢盛世希有缘，愿观众力复庄严。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